

由上天村的“上天”往事说起

□褚晓亮

历史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刻，用某种巧合令人感叹造物的神奇。

沿着G331国道，初到和龙市崇善镇上天村，我就遇到了这种巧合。与地名中的“上天”巧合的是，在这个地方恰恰发生了一段关于“引水上山岗”的往事，以及这段往事所勾连起的一首传奇的歌曲和一篇发展的史诗。

有些阅历的读者可能会猜到，我想说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崇善镇上天村的一个奇迹般的工程：将图们江水引上50多米的山岗浇灌稻田。后来据此成就了一首传唱至今的歌曲《红太阳照边疆》，被称为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。还有歌曲中唱出的“长白山下果树成行，海兰江畔稻花香”所描绘的美好画卷正日新月异地展现时代发展的沧桑巨变。

“引水上山岗”的往事追思

走进崇善镇的时候已经是晚上，下车时，夜色深深，脚下不远处图们江若隐若现，但在岸边却有别样事物在灯光映照下显得格外醒目：一个是宾馆门前一处牌子上写着G331国道1111公里的标识；一个是旁边的墙上，写着《红太阳照边疆》歌曲发祥地，并把整首歌词完整地抄在了上面。

“劈开高山，大地献宝藏；拦河筑坝，引水上山岗……”这是歌词中对崇善镇上天村元峰渠建设的描写。在没有来到崇善镇之前，我也听过许多关于“引水上山岗”的话题，当时脑海里总是第一时间闪过一个问号：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水爬上山？

这个谜底很快就揭晓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一行坐车沿着山坡蜿蜒前行，越往上，越开阔，分明是一块山地上的平原，一片片等待春季苏醒的稻田像地毯一样铺开，远处，一道道水渠清晰可见。

我们想要的答案在上天村元峰水渠展览馆里有详细的解答。这是一个山顶上修建的朴素的展览馆。通过讲解员的讲述，我们对这一工程有了全面的了解。1956年的冬天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任州长朱德海带领3000余名村民与水利人，用血肉之躯对抗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。他们腰系麻绳，悬于峭壁，一锤一凿地在石壁上开山劈石，开凿出引水隧洞，仅靠“倒虹吸”原理的智慧，硬是奇迹般地将图们江水引上山岗。两年后，总长15公里、被誉为“长白山下第一渠”的元峰渠贯通，450公顷旱地化为良田。

“倒虹吸”是一个物理学原理，通俗地说就是通过气压在管道里，让液体可以从低处被吸到高处。虽然听起来容易，但在当年的高山之上，要实现这一工程，有着登天一般的难度，更是智力上的挑战，更是对体力、精神和毅力的严峻考验。在那战天斗地、激情燃烧的岁月，延边人硬是经受住了考验，让梦想成真，打造出了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水利工程。

如今，站在山岗之上，历史的尘烟已远去，我仅能通过文字和图片的记载去追寻那个时代的印记，想象着当时热烈的施工场景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我知道，所有的想象和文字的描述都是苍白的，我唯有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，向当年勇敢无畏、甘于奉献的建设者们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泥土中飘出时代音符

延边人民在上天村创造的奇迹，引起了一位年轻的朝鲜族作曲家金凤浩的关注。他背着手风琴走进田间地头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目睹了“徒手

刨石改土”“引水上山岗”的壮举，听见了劳动号子与山风共舞的回响。这些场景，化作了他们心中最初的旋律。

1966年，金凤浩与词作者韩允浩携手，将这段边疆史诗谱写成歌。原题为《丰收歌》的曲调，经韩允浩重新填词后定名《红太阳照边疆》。歌曲以朝鲜语首唱，后译为汉语，旋律中融入了朝鲜族民谣的悠扬与革命歌曲的铿锵，如长鼓敲击般直抵人心。

1968年，《红太阳照边疆》随着电波传遍大江南北。这首歌，如同长白山顶终年不化的积雪，纯净而坚韧；又如海兰江畔四季流淌的江水，滋养着一方土地的灵魂。彼时的新中国，正需要这样一首兼具民族特色又饱含时代精神的歌曲。它像一粒火种，点燃了人们对边疆的想象：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丰饶，海兰江畔稻花香的安宁，以及延边人民“斗志昂扬”的建设豪情，勾勒出一幅建设社会主义新边疆的瑰丽画卷。

这首歌诞生后，历经岁月的洗礼而长久不衰。20世纪70年代，它成为全国文艺汇演的必唱曲目；80年代，一些歌手以流行唱法重新演绎，赋予其新的生命力；进入21世纪，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朝鲜族歌唱家卞英花，以金达莱般清亮的嗓音，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等舞台上，让世界听见了延边的声音。

一首歌能否穿越时光，取决于它是否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。2006年，和龙市将《红太阳照边疆》定为市歌，并将歌词中“引水上山岗”的原型地——崇善镇上天村，打造为红色教育基地。2019年，该曲荣获“歌声唱响中国”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奖，成为延边文化输出的“金字招牌”。至今这首歌已三次走进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。

在当代青年的心中，这首歌亦焕发新颜。2024年某外国语学院合唱比赛中，48名学子以多声部演绎此曲。舞台上的他们，既是歌者，也是历史的叙述者，正如参赛学生所言：“当旋律响起时，我们仿佛触摸到了祖辈开荒时手掌的老茧。”而同年金凤浩的离世，更让这首歌成为一代艺术家的精神遗赠。他的创作理念——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，至今仍在延边的田间地头、校园剧场回响。

今日的《红太阳照边疆》，早已超越了一首歌曲的范畴。在延边州成立70周年的庆典上，它化作舞剧《情深谊长》的主题旋律；在短视频平台上，年轻人用朝鲜族传统乐器伽椰琴为其伴奏，让经典与潮流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。

这首歌更是成为文化认同的纽带。对于散居全国各地的朝鲜族同胞，它是乡愁的载体；对于其他民族听众，它是了解延边的窗口。正如卞英花在独唱音乐会上所言：“歌声里藏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密码。”当歌声响起时，无论是延边的金达莱花，还是江南的茉莉花，都在同一片天空下绽放。

从“战天斗地”到“诗意栖居”

行走在崇善镇，历史的印记总让人仿佛听到那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：“青山绿水披霞光，长白山下果树成行，海兰江畔稻花香……”而眼前富饶繁荣、生机无限的边疆发展景象，又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，让人感受到那“引水上山岗”的精神正穿越时空，化为新的时代精神，正在创造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说起海兰江，总是和延边稻米的生产密不可分。朝鲜族人常说：“米饭是太阳的恩赐。”海兰江畔的稻作史，是一部迁徙与开拓的史诗。唐代渤海国时期，这里的“卢城水稻”已是贡品。勤劳的延边人民在品种和耕作方式上不断创新，让延边成为“关外江南”。

时代的发展映射于每一粒米中。海兰江畔的稻香，何尝不是人与自然的合奏！如今，它早已超越温饱的范畴，成为朝鲜族的特色标签，成为文化和民俗的一个招牌。在距离崇善镇不太远的和龙市光东村，正处于海兰江畔，这里每年都会举办稻田艺术节，人们以稻秆为笔，在田间绘出“民族团结”的巨幅图案——金黄的稻穗与彩色的衣裳相映。

“过去我们引水种田只为活命，现在‘上天大米’一斤卖到20块！”新时代的上天村人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村里兴起旅游业，白墙灰瓦的民宿在旺季供不应求。游客围坐矮桌，品着米酒听这里的老辈人讲述前辈修渠的故事。村里年轻人也不再外出打工，转而经营电商、酿造大酱、开发研学游。直播间里，朝鲜族姑娘身着彩裙，对着镜头展示大米和稻田鸭蛋；民宿中，时不时会有游客抡着木槌体验打糕制作。

延边人还将“稻田认养”模式推向全国，城市家庭可通过网络实时查看自家稻田的长势；合作社注册品牌，将大米装入印有朝鲜族特色彩绘的礼盒，销往北上广的精品超市。延边大米年产量超过20万吨，50多家企业获得绿色认证，昔日的“边陲粮仓”正以生态与品质叩响世界的大门。

稻米生产只是今天延边发展的一个缩影，而G331国道的开发又给这片边疆热土带来新的发展活力。这条被称为“中国北境公路之王”的边境动脉，串联起长白山的褶皱、鸭绿江的碧波与图们江的奔涌，而和龙段恰似这条银链上一枚温润的玉坠，将自然奇观、民族记忆与时代脉动悄然缝合。

G331的修建，让一个个曾经闭塞的边角角落跃入时代潮头。G331不仅是风景走廊，更是经济动脉。2025年，随着龙岩隧道贯通，和龙段实现全年通车，冷链物流车将延边大米直送北上广；智慧旅游系统覆盖全线，电子路牌实时显示观景台空位与民俗活动信息。沿途的乡村振兴试验田更显深意。和龙市推出“国道经济带”计划：每公里布局一座特色驿站，光东村的稻田咖啡馆、二道泡村的温泉民宿、白龙村的非遗工坊……这些“珍珠”被G331串联，形成一条文旅产业链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国庆期间，和龙段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，村民人均增收逾万元。

这条路，它见过无数元峰渠建设者的汗水，还有那稻田垦荒者们弯下的腰，也聆听过《红太阳照边疆》那样飘荡于历史和现实中的动人旋律，更在今天串联起穿梭的车流、民宿的灯光、直播的话筒这些新时代发展的新场景。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通道，更是一个民族对边疆的深情凝视——在这里，每一公里都是历史的切片，每一道弯都是未来的伏笔。

这是一段谜一样的历史。抚松县漫江镇头道松花江最上源的地方，茫茫林海点缀着村落的生态之美。这里，有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和人文底蕴，是抚松地区最早有人烟的地方。G331国道由此穿过，历经岁月洗礼，这条风光秀美的大路和沿途的村落，平静祥和。这里，世代传承着长白山松花江贡香的传奇。

文献记载，清康熙十六年(1677)将“兴京以东，伊通州以南，图们江以北悉行封禁”，现今的抚松地区是封禁的中心部位。在嘉庆六年(1802)，有人开始进入禁区采参、采香、采药、采珠、打猎、捕鱼、淘金。这里提到的采香就是安楚香贡香，一种与清朝紧密相关的重要贡品，出产于长白山深处。乾隆时期的植物绘图册《嘉产荐馨》中描绘的“贡香”，按照满语名称发音直接译为“安楚香”。《嘉产荐馨》题记中明确记载：这种香料产于长白山，“产于山顶之阴十里许，蔓生坡麓三四十处，不与众木杂，其高尺余，他处皆不产。”

有一种说法，认为安楚香又叫达子香，俗称映山红或金达莱，有清200年一直没有间断从长白山采取安楚香作贡品。朝廷用的香是否就是普通的映山红、具体采取位置在哪里还在考证研究中，这段历史在抚松县是一段传奇，至今有许多秘密尚未解开。

光绪四年(1878)，盛京将军奏请局部解禁，至此基本结束了长达200余年的封禁。光绪元年(1875)，设长白山抚民局，抚松地区大部分属长白山抚民局。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(1908年1月29日)，设吉林省濛江州，今靖宇县，抚松地

名松香河。《长白山岗志略》也有记载：“数年前，吉林将军每年派员带人采大字香至此，以备供差。”“河两岸产大字香，较他处特多。”“状如矮松，高不足二尺，枝黄，实红，气味清馥异常。焚之可以除湿气、杀毒虫、避瘟疫、清脑筋。”

大字香实乃达子香谐音，正是安楚香。有一种说法是安楚香就是映山红，满族人多用安楚香或年息香、年祈香等予以称谓。但映山红是不是传说中的安楚香没有准确依据。

安楚香是目前所知的清朝皇家贡品中地位最尊贵的一种，但到目前为止，对它的研究还没有开展。很少有人知道安楚香贡品的用途，更别说道知道安楚香贡品所在地的具体位置，就连当地人也是闻所未闻。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)九月二十七日，刘建封奉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命，第一次入长白山勘查的同时，吉林省省下一道为采晒香场处派员划清界限立碑封禁的札文，提到尚属濛江州府管辖的双甸分所放荒委员王宝珩已开列香厂，向上禀报，只待立碑封禁。札文中有这样一段对安楚香贡山的描述：

卑职自庸差后，熟思审虑，无如地方辽阔，离深道远，又有鞭长莫及之虑。曾经禀请在松花江江东，即松江河口南北向子之间，设一招安分所，即以放荒委员王宝珩，随带司书二名，暂驻该处。

在刘建封踏查长白山之后，经第二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朝廷，在双甸位置设抚松县，归奉天省管辖，不再由吉林省管辖，但安楚香采集一事仍由吉林行省庶务处办理。随同刘建封一起踏查长白山的许中书任抚松县第一任设治员，时间为1910年，安楚香贡山碑是否同札文所要求的那样及时设置，再无下文。安楚香贡山碑是只在文献中一闪而过的石碑，成为历史之谜。长期以来，人们误以为安楚香贡山在靖宇境内，通过前人留下的线索，发现它实际上位于抚松县境内，只是不知道具体位置。

清朝宫廷用的安楚香并不是随便在哪里都可以采摘的，它必须取于长在长白山的某处地方，每年由2位采香官率30名采香丁在规定日期内，遵照一定规矩前往长白山采取，这种情况从清初到清末延续了270年。

经过研究，我们认为安楚香很可能就是宽叶杜香。现在的G331国道抚松漫江段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地理环境的区域，它临近长白山，紧邻三道松花江，从生态环境上讲，这里曾经有过清朝文献当中记载较为丰厚的贡香原产地，那么，宽叶杜香一定会在这个地区存在。现在重新研究其地理位置和文化构成，G331国道抚松漫江段显得非常独特。

抚松县摄影家协会主席李怀森一直关注着安楚香贡山的事，他喜欢野外踏查，熟悉各种植物，是有名的山里通。结合史料记载，他参照卫星地图对长白山区域作出初步判断，依据宽叶杜香的生长环境，在锦江、秃尾巴河、老松江河、鹿鸣河、大沙河、小沙河流域找到十几处疑似地点。

2024年6月1日，抚松县文联、长白山日报社、抚松县作家协会、抚松县摄影家协会、抚松县文史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组成的“长白山安楚香踏查队”，在G331国道锦江一带，找到大片宽叶杜香。宽叶杜香喜欢生长在火山喷发遗留的熔岩碎屑上，它是2尺多高的木本植物，叶子和映山红的叶子相似，只是花是白色的，花朵犹如茉莉花般大小，在枝子的顶端一簇簇开放，每一簇都有几十朵小花，散发着松香的味道。6月15日，他们开展了第二次踏查，并确认史料记载

谜一样的贡香山

□王永新 墨懿莹



①观察安楚香伴生植物形态
②宽叶杜香花开山野
③成片的宽叶杜香静静生长

区属吉林省濛江州。旧档案记载，在老松香河与三道松香河之间，东西20里，南北50里，有一座安楚香贡山。然而安楚香贡山究竟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。

《长白山征录》记载松江河“发源于长白山西之北冈，下流入二道江，江两旁生安息香草，故亦

的老松江河与三道松江河之间、前川林场附近确实有大面积的宽叶杜香分布，这似乎证明安楚香贡山就在抚松，就在G331国道边的高山峡谷间。

或许某一天，安楚香贡山碑会在G331国道周边发现，那样将续写抚松新的文化传奇。